

66岁“宝藏爷爷”郑渊洁： 年轻人愿意跟我玩 我愿意陪孩子们玩



图 TP

最近半个月,郑渊洁上了好几次微博热搜。从童话大王到童趣大王,郑渊洁用自己的“胡思乱想”,时刻保护着孩子们的“胡思乱想”。创造一个弥足珍贵的童真世界,是写作者最原始的赤诚。

曾经,他以“童话大王”的身份被孩子们喜欢,他创作的舒克、贝塔、皮皮鲁、鲁西西等童话人物陪伴着几代人成长。最近,因为在互联网上金句频出,已经66岁的郑渊洁成为了新晋“网红爷爷”——先是给考研网友送上了特别祝福,最近又忙着跟民间“明星太太”“年龄富婆”聊天,还附上和明星们的合照,“凡尔赛”了一把。年轻网友眼中的郑渊洁,并不是个传统长辈,整天忙着教育、命令年轻人“什么年纪应该做什么事情”,比如对待婚姻,他说“民法典赋予你的权利”。有趣的灵魂、与时俱进的价值观让他和网友没有代沟。

郑渊洁说自己曾经在北京一口气买了10套房子用来装读者来信:“这

些信绝大部分没有打开,因为实在太多了。当年我还聘了几个大学生帮我拆信,帮我把需要回信的整理出来,每天可能回10封左右。这些信是绝对不能扔的,孩子们在作业如此繁重的情况下,提起笔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写信,我一定要善待。即使不可能都回,也要把它好好收藏起来。现在大家关注的点总在房子的价值上,其实这些房子对我没有任何价值,因为我从来没住过,也没出租、出售过,还要交暖气费、物业费,房子对我来说是消耗品,真正有价值的是这些信。这些房子我永远不会卖,将来就是博物馆了。这么多信,不可能一次全部展出,可以轮换着展出。”还有一件事也是多年未变的——他坚持在每天4:30-6:30清

晨写作,每天写4000字左右,36年来一天没有间断,睡觉时间则是晚上8点。郑渊洁每天要睡10个小时,不太喜欢出来见人和参加活动。

郑渊洁笔下的皮皮鲁和鲁西西也快40岁了,即将“步入中年”。他最新写作的内容就是自己和皮皮鲁、鲁西西关于“40岁”的讨论。

成为“网红”,对郑渊洁来说,似乎顺理成章。郑渊洁接受采访时曾说,自己从2000年就开始上网:“我比较喜欢虚拟的东西,童话就是虚拟的,我的童话也是另一种互联网。所以我比较适合上网,特别适合在网上跟读者交流,还有特别适合玩游戏,‘吃鸡’什么的。”郑渊洁表示,这么多“民间明星太太”来找他聊天,也是“正好对着我的路子了”,“因为她们是虚拟的‘太太’,不是真的。这些孩子这么多作业,这么多考试,我最近祝福了考研的人,就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天天考试,这样哪行?他们都不去干事儿。所以他们精神压力是很大的,只能虚拟地给喜欢的明星当‘太太’当‘老公’,实际上是一种释放。他们可能也觉得没有任何成年人,尤其是爷爷辈的人,还是所谓的‘成功人士’用认可的口气来陪他们,所以他们就愿意到我这儿来跟我玩。”

为何自己会“讨”年轻人的喜欢?郑渊洁直言,自己对“追星”这些年

人的东西并不陌生:“别忘了,我也是‘星’,我去签售的时候没有低于5个小时的,最多的一次是2015年12月5日在成都,不停地签了15个小时,所以我不陌生,我也不需要刻意去学习。我儿子小时候也追影星,女儿小时候追Lady Gaga。我不反对他们追星,如果他们需要钱去买票,我会掏钱。但是我的孩子除了追星,还有自己的事,要做完自己的事以后再再去追星,不要把追星当成全部的事儿,还有不要花钱给明星买东西。”

“我的儿子叫郑亚旗,他不喜欢上学,当年我把他领回家以后,就给他编了一对一的家庭教材,有400万字。”提起当年没有让儿子接受应试教育,郑渊洁回说这种打破了条条框框的价值观,应该是从自己父母那里得来的:“我父母他们出身不好,所以我爸爸一直在单位里比较抬不起头,我妈妈的爸爸是很有名的医生,所以父母都比较小心翼翼,在家里对孩子就不打不骂,他们是想告诉孩子们,不应该因为出身的问题受到歧视,我上学以后就知道,不能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就歧视一个学生。我就上了四年小学,认字了,可以查字典了,就可以自己看书了。人学的知识越多,应该越不会胡思乱想,而是要当个科学的人,我正好在想象力还有的时候就不上学了,所以这个想象力保存下来了,就成就了我

这么一个人。”

郑渊洁开微博十年了,在网上冲浪时,他一直是这样风趣地回复读者和网友的:“只不过是最近因为祝福考研的事,突然被大家注意到了。另外我回复的这些话,其实很多都出现在我的作品里,是我已经写出来的话,可能大家觉得挺有意思、挺幽默、挺精彩。我的书现在每天卖出大概3万本,我们国家每年出的几十万种书里边应该有95%的总印数是不会超过3000册,所以我心里边是非常感激读者的,我就想读者到我的微博上来给我留言,如果我能回复他们,他们会高兴。对于我来讲只是稍微花一点时间,我一直是能回就回,我也比较喜欢这种一对一的事情,可能别人会觉得这样不值得,浪费时间,但我挺喜欢。”

“我现在的烦恼基本上是玩手机上的‘吃鸡’游戏,我孙女带我玩的,我当过5年兵,现实里是会熟练使用武器的人,但是我在游戏里边很快会‘挂’掉。我希望(在游戏里)能活5分钟,跟孙女一块儿并肩战斗。在手机上我不太会‘走’直线,我老横着‘走’,本来今年前3个月我要练出来的,结果没想到现在总是要在在微博上回答读者问题,也没时间练‘吃鸡’了,真是苦恼。”郑渊洁谈到现阶段“重要的事”时说道。

宗禾

村上春树新作首次谈起父亲

“我拼了命把它写了出来”

2019年,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曾撰文自曝“家丑”,首次对外公布父亲的侵华战争史,一时激起舆论热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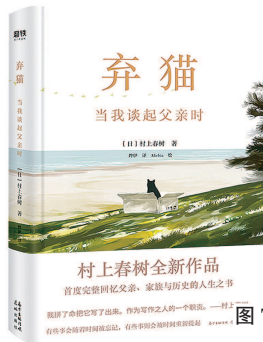
村上春树与父亲绝交二十多年,作为京都名寺——安养寺的儿子,村上春树的父亲村上千秋,幼年接受僧侣教育,一度又因为家贫,被父亲寄养于别处。成年后进行过诸如寒冬腊月每天三次冷水淋头的修行,位列少僧都,更曾是安养寺主持的不二人选。在京都大学求学的他,本能以对俳句的造诣,在文学界留下一席之地,却被送到战场当了辎重兵。三次奇迹般地战场上捡回一条命后,结束了京都大学的学业,成为了一名国文教师。坎坷半生的村上千秋,一直努力给儿子带来足够的关爱,每周都会留出时间专门辅导儿子国文,希望他可以在学术上有所成就。可偏偏村上春树痛恨学校……

2008年,村上春树的父亲罹患癌症去世。在2021年出版的这本新作中,村上春树冷静地书写父亲的整个人生,将自己与父亲漫长的隔阂、决裂与和解转换为看得见的文字,毫不避讳地向读者展示。同时,这本书也讲述了村上生命中与猫相关的重要回忆:“猫和书就是我最珍贵的伙伴。”以下为内容节选:

有关我对父亲的记忆。

我对父亲的记忆自然有许多。毕竟自出生以来,直到十八岁离家,我一直与他以父子的关系,在不算宽敞的家中,在一个屋檐底下,天经地义地共度了每一天。我和父亲之间——恐怕就像世上大多数父子一样——既有开心的往事,也有不那么愉快的回忆。但不知道为什么,如今仍不时在我脑海中苏醒的、历历在目的影像,却不属于以上任意一种,只是极为寻常的日常生活的片段。比如有过这样的事:住在夙川(兵库县西宫市)的时候,我们曾到海边扔一只猫。不是幼猫,而是一只已经长大的母猫。为何要把一只这么大的猫扔掉,我已经不太记得了。当时住的房子是一座带院子的独栋,有足够的空间养猫。可能是这只流浪猫来我家后肚子渐渐大了,父母担心日后照顾不了它生的小崽……当时我大概还在上小学低年级,可能是昭和三十年代(1955年至1965年)的头几年吧。家附近还留有战争中遭美军轰炸的银行建筑,已经是断壁残垣了。那是战争的伤痕还未消失的年代……父亲和我在某个夏日的午后,去海边遗弃那只母猫。父亲踩着自行车,我坐在后面,抱着装猫的箱子。我们沿着夙川走到香炉园的海滩,将箱子放在防风林里,头也不回地匆忙回了家……我

家里一直有猫。在我看来,我们一家和猫们关系融洽,过得不错。这些猫一直是我的好朋友。没有兄弟姐妹,猫和书就是我最珍贵的伙伴。我最喜欢在檐廊上(那个时代,人们的房子大多都带檐廊)和猫一起晒太阳。既然如此,为什么非要去海边将那只猫扔掉呢?为什么当年的我没有反对呢?直到今天,这些疑问——连同猫为什么先我们一步到家——仍然是我难解的谜题。



《弃猫 当我谈起父亲时》
[日]村上春树
译者:烨伊
磨铁图书出品
文治图书/花城出版社
2021年1月

声音

“中国体育正经历改革,需要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职业道路,这可能比在赛场上战胜日本队、韩国队、德国队要更有价值,难度也更大,我希望在这方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对体育和乒乓球的认知了解,多做些事情。”

——2021年伊始,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在1月10日这天迎来了自己45岁的生日。告别了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,刘国梁在历经沉浮之后,稳稳步入了人生的中年岁月。如果将人生比作一场马拉松,站在45岁的起点上,将过往清零的刘国梁又有了新的责任与使命。去年6月份,刘国梁成功当选为WTT(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)理事会主席,这是继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一职之后,刘国梁的又一重身份。提及这个新的职务,刘国梁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:“人生就是在不断自我挑战。”

“我不是成功教练,而是继续努力的教练。如果我们培养出的球员能代表中国足球冲出亚洲,那算是成功。现在即使我培养出了这么多中超球员,即使培养出了武磊,还不是成功。就像我在2017年拿到中国金球奖最佳本土教练奖时所说的,

‘这个奖是鼓励奖,不是最佳奖,鼓励我要继续努力。’

——近日,徐根宝回首自己的足球人生时坦言。年近77岁的徐根宝还不想出自传,因为他的足球故事“还没有完”。徐根宝经历过中国足球的生机勃勃万象更新,在甲A时代,他先后率领两支球队捧起联赛冠军奖杯,风头一时无两。2000年,此前从未踏上过崇明岛的徐根宝却做出了常人无法理解的选择——在一片荒地上开始搭建他自己的“绿茵王国”,足球人生的“下半场”就此开启。

“我的梦就四个字——无疾而终。宋美龄就是无疾而终,一觉睡下去就完蛋了,这是最幸福了。”

——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,著名出版人沈昌文曾这样兴冲冲地告诉记者,2021年1月10日,他在睡梦中辞世。沈昌文生前曾任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,兼《读书》杂志主编。后发起创办《万象》,退休后一直活跃于出版界。他的离去对于出版界而言无疑乃一大损失,众多编辑、作者都难忘与他热烈讨论选题之后拐进胡同巷尾的“苍蝇馆子”饱餐一顿,或是更早之前他在临时编辑部用电砂锅炖的私房红烧肉。